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2

1979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 SHI ZILIAO

2

1978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 39 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

中华书局出版

近代史资料

总 39 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7³/₈ 印张 167 千字

1979 年 3 月第 1 版 197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1,000 册

统一书号: 11018·774 定价: 0.70 元

编 者 的 话

洪秀全于 1836 年去广州应考时,得到了一部《劝世良言》。这是一种很浅陋的基督教宣传品。作者梁发,自号“学善者”或“学善居士”,是第一个华人牧师,他在 1832 年编刊的这本小册子,实际上是适应着当时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需要的。这部书是洪秀全获得基督教神学知识的最初来源。后来洪秀全曾利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,以拜上帝的方式组织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。现在我们把《劝世良言》作为历史资料刊印出来,以便于研究者能够直接根据它的内容,来分析它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关系。《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》一书是从传教士的立场来美化梁发的,同梁发有关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也语焉不详,但对研究《劝世良言》却还有参考价值,我们据 1931 年上海广学会版本刊出,仅改正明显的标点错误,以供研究者利用参考。

《劝世良言》原书存世者极少。今参据近年的排印本和 1832 年原刻本的影印本付印。由王戎笙同志标点,王庆成同志校订。凡排印本舛误处,均据影印本校改。原刻本间亦有错别字,但大都可从上下文了解其意,除少数必须改正者以【 】号标明外,均仍旧。原刻本文中的双行夹注,改为单行,加()号标明;眉注散入文中,以〔 〕号标明。

《劝世良言》的原版本不止一种。据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,除九卷本外,亦常装订为四卷。今我们所见的另一种 1832 年刻本的目录,却是分为三卷,各个题编次与九卷本不同,文字亦稍有差异。今将此目录也附刊于后,以供参考。

目 录

劝世良言(九卷)	梁发(1)
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	麦沾恩(142)
《劝世良言》别本目录	(226)

勸世良言

梁 发 著

卷一真传救世文

论元始创造男女二人违犯天条大律引灾难入世界

圣经创世篇三章全旨

夫神爷火华所造田野各兽，其蛇为尤狡。且邪神变为蛇魔对该女人曰：“‘尔必不可食园内知恶树之果’这一句话，实是神爷火华所言乎？”该女人答蛇魔曰：“园内各树之果，我们可以食之。惟园中一根恶树之果，神爷火华乃命我们曰：‘尔不可扪之，不可食之，不然，尔则必死矣。’”蛇魔对该女人曰：“尔未必死矣。盖神知尔食之之日，尔目则启，且尔为似神知善恶者也。”该女人既见树为好看，必好食，乃欲可以使得智之树，遂摘其果而食之。又以之给其夫，且他亦食也。其两人之目则启，而知其赤身，即缝连无花果树之叶，而做遮自己半围之身。盖于日之凉时，伊闻神爷火华行园内之声，故亚丹与其妻藏匿于园树之中，欲自避神爷火华之面。神爷火华召亚丹谓之曰：“尔在何处？”对曰：“在园中。我听鬼神之声则惧，并因赤身即藏匿。”神曰：“谁达尔识晓为赤身，我所命尔不可食之树果，尔已食之乎？”其男人对曰：“尔所赐我之女人，其摘此树之果给我，而我即食之。”神爷火华谓该女人曰：“此尔所行系何耶？”该女人对曰：“蛇魔诱惑我，而我即食。”神爷火华谓蛇魔曰：“因行此，故尔比各禽兽，及田之各牲口更为咒诅。尔一生之众日，

必在肚走而吃尘。且我将置仇恨在女人与蛇之中，并在尔种连伊种之中。其将捣伤蛇首，且蛇将捣伤其脚跟也。”神爷火华谓该女人曰：“我将令尔大加受孕之闷，以闷尔将生子，尔欲必向丈夫，盖其将管着尔。”神爷火华谓该男人亚丹曰：“因尔听妇之声，而食了我所命尔不可食之之树果，故为尔地属咒。由之尔一生之各日，必以劳苦而得食。如是地与尔乃蒺藜，尔将食田之菜。以面汗尔将食馒，迄尔亦归地，因尔从地尘而被取。盖尔属地尘，故必归地尘矣。”当时亚丹呼己之妻名依活，盖其为万生者之母也。且神爷火华造皮衣与亚丹及其妻，而穿着该男女二人。神爷火华曰：“夫该两人以为似我等之一，乃知善恶。恐其伸手将食生命之树，而活于世世也。”故神爷火华遣之出希但之园，命其耕所被拿出之地。盖神爷火华逐其男女二人出极乐园中，而安置于希但园东方之嗒路比麦，以焰剑同复转回不已，而守生命之途矣。

缘此因亚丹一人犯了天条大律之罪，遂引灾难艰苦入世界之中，而因犯罪，以致凡属人类者，皆有死流及于众人也。且既有犯法，致俱流通其属死之罪。盖世人既犯罪恶之污，谁能由污秽之物，而取出洁净者乎？无有能者也。呜呼哀哉！可惜元始男女二人，一念之差，遂被魔鬼诱惑，恶情乃生，顿起贪心，不守天条大律，致引万般艰苦入世界之中。所以古今之世，不论富贵贫穷贤愚之人，疾病死亡，诸般灾难，无有能逃脱之者。都因元始男女二人，固犯天条大律而至，即万类雌雄，故由恶欲交媾受孕而成胎。是以世上之人，一脱娘胎就有恶性之根。婴儿幼少壮老等人，其肉身血气之性，没有无恶性之情，因此世人必要受死之苦，总不能逃脱此难也。

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

尝察创世历代真经之书，元始造物之义，悉由天地之大主，自

然而然之神的旨意，造化生成天地神使及万类之物。且始初之人，亦由地尘而造之。乃禀自然而然之神，付以正气而活其形，降赋纯一不杂之德以成性。故人为万物之活灵。盖始初受造之人，性本全善无恶。苟能固存活灵之志，蛇魔必不能诱惑矣。呜呼！奈因初受造之人，不能恒守活灵之志，以致被蛇魔诱惑，干犯天律，遂引万恶入世，诸苦灾艰难亦齐来矣。所以恶风渐入人心，善性致乱，活灵之志亦渐离善矣。故后世之人，不由正气而成胎，乃怀恶欲而受孕。是以人生出世，就有恶根在心，以致行恶则易，守善即难。况且蛇魔常在世界之上，专以邪风诱惑人心作恶为能。所以各世代之人，走向恶路者多，而行善路者甚少也。间或有人爱走善道者，亦系泥于习俗之风，尊尚墟偶，而不知崇敬天地之大主。此无他，因失了活灵之志，遂不能追想推度本原之义，非其诚无知也。盖其爱走善道者，尚且迷乱错失，何况不欲善义之人，岂不更乱错走乎？夫人失了活灵之志，遂不知真经本原之奥义，只各随私欲，贴从风俗行之而已。所以世世加恶，代代增愆，世代越遥远者，更越为恶也。只因真经既不能明，是以各皆随邪魔邪道之路，不识有造养人物之大主，而不知敬拜之，反去奉拜人手所造各偶像为神。盖上古之世，不过拜山川社稷忠臣义士之偶像，则近来之世代，士农工商，上下人等，各用自己之意，做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。或用纸画的像，或纸写的字，或石琢的像，或木板刻的字，或木雕的像，或泥塑的像，或四方之石，或三尖的石，或瓦烧的像，总总之物，不能屈指而算。各以自己之意立之，亦各用自己之心拜求之。朝上香灯，晚化纸钱，竭力诚心，都系向些死物而求庇佑，诚为可笑，亦实可怜。即如儒释道三教，各处人尊重者。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。所以把文昌、魁星二像，立之为神而敬之，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，快进才能，考试联捷高中之意。然中国之人，大率为儒教读

书者，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。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，中进士，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。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，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，乃至七十、八十岁，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，还讲什么高中乎？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，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？由此推论之，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，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像。而不以虚灵之志，追想尊敬天地之大主，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，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。乃以人之主意，用手作之像，拜之为神，岂合天理乎？又那释家的和尚，专心诱惑男女敬佛拜佛，可往西天享极乐世界。且各和尚一些善事不做，好事不为，独系朝夕念经拜佛，欲想成道往西天享极乐之意。但莫说成道往西天，无人所见杳冥之事。暂讲他们寺观里面，多少和尚在病房之内睡在床上，受苦不堪，叫喊号哭；又有些在街上讨钱丐食，甚难过日的；或饿死于山路中，尸骸稀臭霉烂生虫的；又有衣服清洁，穿绌着缙的；又有些饱暖乃思想奸淫邪色的。然其各和尚，均是奉拜佛祖，皆无事业。谓何有些财多，有些贫乏，有些受极苦而死者？因佛祖不过死了之人，自顾不暇，焉能护佑他们？盖他们所想望脱凡尸成正道，往西天享极乐之世界，都是虚望之极，何曾见有白日升天成佛的和尚呵！由此观之，其释家之糊涂，亦是自己被迷。不过假佛为名，诓骗善心男女之人，其则从中施谋，图利益己之意。那有能干的，以诡计容易诱惑人家，则有钱财丰足享用。那无能干的，已入了迷局，欲想还俗，又怕害羞。更兼身子懒怠已惯，不欲做什么辛苦工夫。故此亲朋不肯资助，无奈何只要在街上化钱讨食，受苦难而死。尸骸暴露，埋葬尚要求人料理，还说什么成道往西天享极乐乎？都是诓人惑人而已矣。岂能以人手所作之像而奉拜之，欲求福者，正是缘木求鱼也。则世人何故信从而奉拜之乎？只因各怀私意，彼此受惑，而不自觉耳。又那道家奉事三清及三元之像，日

日虽然朝夕奉拜之，恐尚不知各像是某朝好丑的人物。立了各像之位，即朝夕念经拜跪于各像之前，欲求保护修成正果，可学神仙之路。然各道士欲为神仙者，未见有人升天上为神仙。乃见许多在街上讨钱乞食，饥寒不堪，被人耻辱。况且他们今在世上之时，三清三元之像，不过泥塑木雕纸画之形模，焉能保佑他饱食暖衣，何况能度他们升天为神仙乎？亦是道家痴心妄想，迷惑于神仙之路，奉拜三清三元之偶像，而不以虚灵之志，索求本来造养人类万物之主，尊心敬奉崇拜之，乃可获求常生真实之福。舍此自然而然之神，不肯敬拜之者，任你拜尽千百万样之神像，亦不能求得福，反有后祸也。已上三教，所谓明白道理者，尚且如此受惑，而不能省察自知，何况那些农工商贾之人更受迷惑乎？比如那些行商大富户之人，家内厅堂常供奉观音，及财帛星君，招财童子，地主财神，门官土地，五方五土地主之神，井神等，朝夕烧香点灯，在各神之位。又每月初一、十五之日，及四时八节年岁，各皆要点蜡烛，烧元宝，以三牲酒醴，拜跪向各神之位，酬谢各神保佑发财之意。又求各神保护日日发财，年年生子，人口平安，家门旺相，无灾无难。稍有家中之人，疾病不安，或财帛不多顺利，即叫道士到家中，吹箫作乐，鸣锣打鼓，念经通宵，多烧元宝蜡烛纸钱，多烧火爆，以为赞颂家内众神，门户必定兴旺，人口定获康宁，财帛亦多增进之意。是以行商大富户之人，所受迷惑者，而拜自做自立之神也。又那农夫工艺各行人等所惑，跟随奉拜各样之神像者。那耕种之人，则奉拜社稷谷王为神。言后稷始初教民稼穡，然后才晓稼穡耕种之事，谷王言百谷由他所管。是以耕种之人，常奉事社稷谷王为神，求其保护风雨调匀，多赐生长五谷之意。稍迂禾稻被虫伤鼠耗之时，则多多跪拜，恳求社稷之神，驱除剿灭鼠耗伤禾之虫。总没有人得知祈求造化生长万物之主。是耕种之人，受迷惑于社稷谷王为神，倚赖之

保佑也。又那裁缝之人，则立轩辕为祖师。言始初做衣服者，实由轩辕教人，才能得知做衣服之事。故裁缝人日夕奉事轩辕之像，拜之为其之神，亦望其庇佑发财旺相之意也。又那做木匠之人，则立博望侯鲁班先师为神。言做木料之事，始初系鲁班先师教人以规矩，才晓得做木料各物之事。是以做木匠之人，奉拜鲁班先师为神，每日早晚烧香点灯奉敬之。若遇神诞之日，则演戏庆贺之。欲神欢欣，保佑通行众人都好生意，大发财帛也。此又是木匠之人，不知崇敬天地之大主，乃受惑于鲁班先师，为其之神也。又那些妇女之人，多多奉拜观音菩萨，及金花妇人、送生司马各像为神。言观音菩萨，本是女人，有慈悲之心，知道女人辛苦艰难之事，必定恤怜女人之意。金花夫人，系多儿子之女人，言其必令女人亦多生婴孩，无子生者，常拜求之，欲其赐生儿子之意。送生司马，言其系传送婴儿之神，女人拜求之，欲其传送快生，不受产难之苦。这三样之像，妇女之人，常常跪拜哀求之，或许以金花宝烛，三牲酒醴，或许以烧猪牌扁。如若求得果生婴儿，遂还所许之物，酬谢神恩，这是女人受诱惑所敬拜之神。那些行船走海面之人，则设立北帝天后、洪圣，写了各神之衔，贴在船上，朝夕点灯烧香而拜之。求各神保护船在海面，往来不受暴风所害，四时行走平安，顺利发财之意。这是行船之人被诱惑，所藉赖之神也。尚有各行手艺之人，所奉拜倚赖之神者。还有许多，不能尽述。不过略举数样，以证士农工商及富贫男女各人，迷惑了虚灵之志，死心塌地，彼此跟随，越拜越真。若有不拜各神佛之像者，反被众人耻笑。然则孰敢不随众而招耻笑乎？还有各省、各府、各州、各县、各墟场市镇、各乡村，男女风俗，建造神坛社庙，或用泥塑之像，或用木雕之像，或石琢之像，或用红纸写神衔之字，或以纸画之像，或三尖之石，或四方之石，或一株大树等，不论甚么样人，已安立之奉拜为神者，则男女各人皆

趋向而拜求之。偶然或有些灵应吉兆，遂传扬于各处，则远近之人，皆必到此庙之像前求拜之。随各人所望得之事，不拘灵验不灵验，只见人多拜之者，则以此像为灵神。那庙祝值事之人，乘此热闹则开缘簿，或说修庙宇，或说神像出遊，遂往各处铺户人家签题银钱，或叫道士开坛建醮演戏，或摆设头锣执事，装扮些女色，鼓乐喧天，抬此神像往各处街道游玩，以为这神像经游过之地，人民俱获平安，六畜兴旺，添丁发财，五谷丰登之意。则各人欢喜之致安乐之极，众人都说道，破些小财，必获神恩庇祐发大财也。因各人先有私意贪图，然后才起拜求各神像之心，或安立家内朝夕敬奉，或去到庙堂里面拜求，亦非无意凭空拜的。因私意一萌，遂致无所不为，徒求热闹，害民伤财，费时失业，莫此为甚。殊不知世上之人，所有吉凶祸福之事，亦是自作善恶而招祸福。所以《易》云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又圣者米士云：“凡有之好赐善赐是由列光之大父，无有反复之影者而下来。”〔见者米一章十七节。按：者米，即新约雅各书〕即是天地万物之大主。所有富贵光荣，皆由之而下来，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，即称神天上帝，凡有好福祿，乃由之所赐。就是灾难艰苦之事，亦是神天上帝所降。非是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，能赐吉凶祸福与人。而世上之人，偏要痴心拜之者，何也？无他，只因徇人欲之私。亦有不知造物之主，跟随世俗之风，胡乱拜求之。不拜之者，心亦不安也。又因世人之心，被魔鬼邪神以邪风迷懵于心，胶固于神佛菩萨之像，致不能寻索原本始创真经圣理之义。故尔如此受惑，而皆以为有智者所行，应该拜求之意，岂不可惜哉，甚为痛惜之至也。倘有仁爱之人，知真经圣理之旨，将其意义，编辑小书，分送劝戒世上之人，不可拜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，乃要独敬崇拜原造化天地万物之大主，才合正经之道理。则世人必说此是邪教之书，异端之道理，那有劝人不可

各拜神佛之道理，算得系甚么道理呢？定是天主教之人，造化异端，诱惑世上之人，这些邪教异端，只可哄骗外国不识道理之人，我们大国文理人物，岂信此邪道哉！殊不知在开辟之初，无人类之先，天地之大主、自然而然无形无像之神，独造了一男一女之时，这些佛祖、菩萨、神像，在何处而出？且佛祖、菩萨，亦在何朝才有？况佛祖、菩萨，未投胎出身，未升天为神，未有佛祖、菩萨之先，是谁管理世界各样之事？由此推论之，佛祖、菩萨、神仙，焉能有权管理世界上各事乎？怎奈世上之人，彼此受魔鬼迷惑了心，不能追想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，都系彼此跟随拜些手作之像，服事为神。况且要人死了之后，才为神保佑人。比如那人未投胎出世，未死未为神之先，是谁能保佑世上之人。所以聊述此意，劝戒世人不可奉拜神佛菩萨偶像者，乃系追本究源的大道理，非是异端邪道诱惑人也。盖世上之人，虽不能得见天地万物大主宰之形象，而亦可见宇宙之内，或生或死之人，及飞潜动植，生长盛衰不测之物，则可以推度固知实有一个造化天地万物之主，管理世界上万国之人，否则不能成此大世界。即春夏秋冬之令，四时运行亦不定也。谅必亦有人说云：“此是太极阴阳之理，一定之数，自然化生万物，非有主治理之神。外国蛮貊之人，不识圣贤大道理者，才论有神造化天地万类之物。”明理察物者，必不如此说也。照如此说者，亦是虚灵之志已失，安于自义，汨于私欲，只知习俗成风，焉能追究真经奥妙之义哉？盖其能知真经奥妙之旨者，亦非其之道德超越于众。实因其有谦虚之心，乃获天地之大主、自然而然之神，以圣神风感动其灵魂之志，所以能知真经奥妙之义。故不敢蕴匿而藏之，乃恪遵天地大主默照启示之恩命，宣传颁行于天下。以致天下之人，皆知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，追本寻源，齐心丢弃一切人手所作之像，不可拜之。独存心敬拜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，把天下所有之庙宇，尽除去

各样偶像。如真经神令先知以赛亚云：“其各雕刻偶像之神，皆破陷倒地矣。”〔见以赛二十二章十节。按此有误，应见旧约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九节。〕乃改变为奉事天地之大主，自然而然无形无像之神堂，正合天下万国如一家之本义，古今之世，皆一体之意也。凡有血气者，祈宜追思默想之。试看是篇，可合正经大道理乎？

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、自然而然之神，赫明普照，监察贤愚，报应不爽。其所以默照启示本沅奥妙之旨，警惕世人者，不啻耳提而面命矣。而犹恐世人无所遵奉以行之也，于是大发慈悲，特赐救世主传授各使徒，以人宣示于人。其所以故为是浅近之语者，亦望人浅而易奉，近而易行也。然言虽浅也，而其义甚深。言虽近也，而其旨甚远。果能诚信奉行，则身可以修，心可以正，则虚灵之志亦知尊崇天父为神，其为益诚大矣哉。

真经圣典，神天上帝默照感动先知以赛亚云：“凡制雕刻的神像，皆然虚空也，且其绝巧之工夫皆然无益也。然也其之各工自为证，以其看不见，亦不能晓悟也。所以凡制各种像，或铸雕刻的像，皆无益之物，慨然可羞耻也。且伊各伙伴概见羞，即铸雕刻及制偶像的匠人，亦将含耻也。伊皆集会自立则吃惊，而同羞耻也。盖神天上帝化生各树木，下雨淋之。伊自栽种槐树，培养树根，致供人为柴火各料所用。且伊以之烧火使自得暖，以之烧热火炉而炕饼。伊亦以之作个神而拜之，伊即用其余木雕刻个偶像，则向之跪下崇拜之，告祷云：救援我也，盖尔乃我神矣。且伊等岂弗知此像，并非有晓悟，固知其眼已闭不能见，其之心是塞实，致不能正悟也。伊等非自思想，此像并非有智或识。致云，我经将木一分火内烧之，我已在木之炭火上而炕饼，我用之熟肉而食之，且我岂可用其余之木，又制个恶物而跪下拜树之身乎！夫伊所食乃灰也，心被迷惑，引他谬舛，致他无能自救己灵也。”〔见以赛亚四十四章九节至十二节，又十四节至

二十一节

引斯真经原文格句，以结此书之义。盖此经文词意似属极浅，但所以为真经之证者，必以此文词乃合经典之奥旨。善读者，虚心理会，则知其词义之深意也。

圣经以赛亚篇第一章二节至末节

天者乎听，且地者乎附耳，盖神爷火华示言云：我已生而养子辈，且伊等曾悖逆我。牛者识其主，驴者识其主之槽，惟以色列及世人无知也，我民不思想也。嗟欤！有罪之国，一民以愆重负，行歹之种，使污坏之子辈，伊等曾舍离神爷火华，伊曾激以色列圣一者之怒，伊已背转离开去矣。何复责击尔等，尔将又加背逆也。全心以患疾，全心以疲怯。从脚之底，至首之顶无痊处，乃伤青黑印，腐疮，非被挟被缚，又非被以膏柔之。尔国将被荒野，城将被火烧，尔地方则在眼前远人吞之，系变荒野，受远人之陷也。且旬之女则遗留，似舍在葡萄园中，似草屋于黄瓜园中，似被围击之城也。倘诸军之神爷火华，非遗下我等余剩之辈，我则似为所多马之城，又像我摩拉之城也。尔等似所多马之宪辈，听神爷火华之言。尔等像我摩拉之民附耳，听神爷火华之律也。神爷火华曰：尔等盛多之祭何用哉。我曾以公羊之献，以喂着各牲之膏而饱矣。其公牛之血，或羔或公山羊之血，皆然非我乐也。尔等既来以在我前，谁要尔行此乎？其香系与我为可恶之物。其各新月，各安息日，与各传至公集，我忍不得其斋戒，其畏集之日皆然。尔新月定期礼筵，我心恨之。伊皆劳我至倦负之。且尔将伸出手求时，我要遮眼不看。又多祈祷时，我不听，因尔手满以血也。尔自洗洁，去尔行之恶，不在我眼前，休作恶。学行善，寻正道，审伸受屈者，以公道待无父辈，护助寡妇之事也。且来至也，凭我们议论，尔罪虽似赤的，

必致白如雪，虽红似丹颜，必致白似羊毛也。尔等若情愿遵顺，则将食地之美也。惟尔等若不肯，乃悖逆，则必致以剑被吞。神爷火华之口言是也。诚实之城，何变为娼妓之城哉。先前为满以公审，且义寓其内，但今变为凶手辈。尔等银变为渣子。尔酒以水被杂。尔各诸侯皆为悖逆，若为贼之伴，且各人爱贿赂而得赏，无父辈伊非公审之，又寡妇辈之事，非得至其前。故此神爷火华以色列之圣一者云：夫我将除其仇，我将报我敌也。又我将再使手过尔上，及清炼尔渣物，并取去尔诸参杂也。我又将设尔审司如初时，及参议辈如于始也。后尔将得称为义之城者，诚之城也。旬将公审而获赎，又其虏者于义也。又败坏将并落于悖逆获罪者之上，又舍离神爷火华者，将被灭矣。且伊等因所欲之栗树将见羞，又因所择之园将怀耻也。盖尔将为似衰叶之栗树，又似园无水淋者也。且勇力者，将为似麻纸，及其工作，为似火星，致伊两同烧，而无可灭之者也。

圣经·马太第五章至第六章七章

教主见大众随之，即登山而坐。时，其各门徒就之，且其开口教训大众曰：心贫者，为福矣，盖天国属伊等。忧闷者福矣，盖伊必将受慰也。谦逊者福矣，盖伊等必将享嗣其地也。伊等饿也，渴也，欲得义为福矣，盖伊等必将饱也。慈怜者福矣，盖伊等必将受慈怜也。心净者福矣，盖伊等必将称为神之子辈也。因义而接受捕害者福矣，盖天之国属伊等。人将毁谤尔，捕害尔，又妄称尔各样之恶为我名，尔则福矣。欢喜大乐，盖在天尔之赏报大矣。盖前尔之先知，伊等亦如是受捕害也。尔等乃似地之盐，若盐失其味，如何复其味乎？其则无用，乃必投出外，以致被人脚践之也。尔等乃世之光也。一城置山上，必不置隐也。又人点灯，非欲放之斗量之下，乃放在台上，以使凡在家者，沾其光也。故使尔光发与众，以致伊